

註一：參看「共匪司法之研究」，陽明山莊出版陳珊編著，六一—七頁
註二：參看「共匪司法之研究」，陽明山莊出版陳珊編著。

註三：參看「共匪六項運動」之研究資料，陽明山莊編印，一〇三——一〇七頁。

註四：同註三。

註五：引自「中共新婚姻法批判」，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高初蘭著。

註六：據莫斯科華語廣播知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通過了「蘇聯婚姻家庭基本法」，此法特別着重維護家庭制度。

註七：民法一〇五二條規定，離婚條件以他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①重婚者；②與人通姦者；③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之虐待者；④

妻對夫之直系尊親屬虐待，或受夫之直系尊親屬虐待，致不堪共同生活者；⑤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⑥夫妻之一方意圖殺害他方者；⑦有不治之疾者；⑧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者；⑨生死不明已逾三年者；⑩被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因犯不名譽之罪被處徒刑者。

註八：參看「中共新婚姻法批判」，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高初蘭著，四十五——四十八頁。

註九：參看「共匪重要資料彙編」第四輯——政治社會篇，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一八五——二〇〇頁。

註十：參看「儒家思想與中國民法」，張彰影著。

毛共「宣傳隊」進駐高等學校的任務和作法（下）

汪學文

三 毛共「宣傳隊」進駐高等學校的作法

1. 「一學、二查、三比、四統」——毛共駐西北大學「宣傳隊」

即採此辦法展開鬥批改運動。「一學」就是舉辦各種類型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二查」就是檢查總結執行政策情況；「三比」就是參觀訪問「先進單位」，然後同本單位的工作加以對比，從對比中找差距；「四統」就是對某一個具體問題或某一個人如有不同看法，「宣傳隊」就展開討論，「分清是非，統一認識」。（註一二）

2. 「四憶、四比、四查」——毛共駐「北京石油學院」的「宣傳隊」即採此辦法進行階級鬥爭。「四憶、四比、四查」就是「憶舊社會的苦，比新社會的甜，查自己的階級立場；憶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自己的迫害，比毛××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英明偉大，查自己

毛共「宣傳隊」進駐高等學校的任務和作法

在兩條路線鬥爭中的態度；憶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對自己的毒害，比工人階級進校後用毛澤東思想對自己進行再教育的進步提高，查自己是否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憶黨和毛××對自己的培養，工人階級的期望，比對毛××的忠心，查自己「三忠於」（忠于毛××、毛澤東思想、毛××革命路線）的程度，看是否做到真正步步緊跟毛××的偉大戰略部署。」（註一三）

類此「憶苦思甜」活動，乃是「宣傳隊」的「拿手好戲」。例如，在杭州，一個老工人丁師傅曾經「跑了二十多里路，從家裏拿來了母親穿了六十四年的『百掛衣』，還挖來了一把舊社會勞動人民的救命草——苦苦菜，辦了一個生動的階級教育展覽會。」（註一四）這件「百掛衣」在「舊社會」竟穿了六十四年，而在「新社會」又能保存近二十年，實在是一大「奇蹟」。

3. 深入批判——駐清華大學的「宣傳隊」，以「大會批」、「小會幫」、「個別談心」、「家庭訪問」、「開憶苦思甜會」、「共同學毛著」等方式對反毛派進行「大批判」。批判時並着重清查其「犯錯誤」的社會根源

、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使鬥批改運動深入發展。(註一五)

4. 狼抓「講用會」——毛共「宣傳隊」在華中師範學院建立了自下而上的一整套雷打不動的「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講用會制度」。「班裏三天開一次，系裏一週開一次，全院一月開一次」，使「人人開口、人人督促，互相鼓勵、互相教育。」(註一六)

在「宣傳隊」帶領下，「北京石油學院」亦有類似的「活學活用」活動；「從班、系、科室到職工家庭院落」，「天天讀」、「早請示」、「晚匯報」，已經形成「雷打不動的制度」。(註一七)

5. 「一幫一、一對紅」活動——毛共「宣傳隊」在「中央美術學院」曾推行「一幫一、一對紅」活動，並且要求實行「五心」，即「首先要誠心，第二是要虛心，第三是要知心，第四是要交心，最後達到同心，結成一對忠于毛××的紅心。」(註一八)所謂「一幫一、一對紅」，實際上就是人盯人，人監視人的特務手段，將那些青年學生的思想言行澈底控制起來。

以上這些作法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並不局限各該學校。換言之，毛共「宣傳隊」正普遍地用這些手段去迫害青年知識份子。

四 結語

(一)毛共「宣傳隊」在高等學校中尚未達成任務——毛共「宣傳隊」進駐高等學校後，歷時已達數月，但是其所負擔之任務，無論是鬥批改、清理階級隊伍、再教育，還是教育改革，都還沒有完成。所謂「工人階級」組成的「宣傳隊」，由於客觀阻力強大，而主觀條件又非常低劣，以致其成員普遍產生「畏難情緒」。據說目前大陸工人已不願參加「宣傳隊」，其已參加者則滋長「換班思想」，紛紛要求退出：

在上海，當各工廠組織「宣傳隊」之時，立即產生若干論調說：「參加宣傳隊的人吃虧了，今後沒有獎金，沒有勞保」、「這是某些人的陰謀，想把我們這一派騙出廠，好讓他們掌權，我們不要上當」、「出去後不用回來啦」等等，以致有一部份報了名的也「變了卦」。(註一九)本來，工人參加「宣傳隊」既可提高「政治地位」，成為「當權人物」；又可不幹繁重工

作，照領同額工薪，實在是「又得意又輕鬆」的事，但是，出於毛共意料之外的，他們竟不願參加。這顯然是由於工人業已識破毛共的政治騙局，而不願意去「不務正業」，免蹈「紅衛兵」的覆轍。

在北平、貴州、廣東，最近有不少「宣傳隊」因遭遇反抗打擊，成員產生畏難情緒，紛紛要求退出「宣傳隊」組織，返回原來單位。據「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貴州報」、及「南方日報」指出：「目前有些工人宣傳隊的隊員存在着換班思想，缺乏長期留下去的精神準備，也有的隊員信心不足，怕完不成任務，還有些隊員認為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難辦，不如在工廠幹活得勁，思想上產生了『難』字和『怕』字。這種情況在大、專學校的工人宣傳隊中為最嚴重。」(註二〇)

「宣傳隊」成員之情緒既然如此畏懼消極，今後當更難達成任務。

(二)毛共「宣傳隊」在高等學校中業已種下惡因——大陸工人在「紅衛兵」串連時期，曾經與青年學生不斷發生武鬥，結下仇恨，如今組織「宣傳隊」去領導和控制青年學生，彼此自然難免形成對立的状态。最近，上海匪偽大專院校師生再度掀起抗拒「宣傳隊」的活動，例如：

1. 蒐集「宣傳隊」隊員的「黑材料」，印製傳單、標語，向「宣傳隊」作猛烈攻擊；

2. 藉口各種原因請假或申請休學，逃避「宣傳隊」的領導；

3. 各校相互聯合實施輪流罷課，或一校之中實施系列輪流罷課，此起彼伏；

4. 表面上接受「宣傳隊」領導學習，但建議採集會討論方式學習，由師生負責印發的學習題綱，都故意用文言文或外文，使「宣傳隊」隊員無法瞭解。

抗拒「宣傳隊」最激烈的「上海交通大學」，傳已迫使「宣傳隊」撤出學校。(註二一)而「復旦大學」的師生對於「宣傳隊」的「管頭管腳」，亦紛紛表示討厭、抱怨和反抗。「管頭就是管好思想感情，管腳就是管好階級立場」，毛共認為「這是對知識份子再教育，必須狼抓的兩個根本問題。」(註二二)因此，對立狀態勢必繼續發展下去。

大陸高等學校師生對毛共「宣傳隊」，除積極抗拒外，並普遍地展開消極抵制。下列的各種論調，就是消極抵制的典型：

1. 「讀書吃虧論」——毛共「宣傳隊」進駐「湖北醫學院」不久，該院師生即發生三種情況：

一是「感到自己需要改造，要求到工農兵中去，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實際上就是「馬上走」，不參加學校的「鬥批改」，脫離「宣傳隊」的領導。）

二是「對當時院內一小撮階級敵人大刮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多中心即無中心論』的妖風不滿，想一走了事」；

三是「頭腦中的資產階級『私』字碰了釘子，產生了『讀書吃虧論』的思想，想另換環境，另找出路。」（註二三）

這種「讀書吃虧論」乃是有血有淚的思潮，他們認為：如果沒有讀書的話，就不會有思想，不會看出問題；沒有思想，就不會招致整肅下放和「再教育」等折磨，而在大陸，今日也只有沒有思想的人最安全。

2. 「讀書無用論」——這一論調是一種感嘆，同時更是对學習毛著的抵制。因此，毛共乃強調「進了學校，書還是要讀的」，「毛××的著作必須天天讀，不讀毛××的書，一個人就等于沒有靈魂，不讀毛××的書，幹革命就沒有方向。」（註二四）但是「讀書無用論」中的「書」，也包括毛著著作在內。

3. 「教書倒霉論」——這一論調乃是大陸教師的感嘆。毛共認為「教書倒霉論」和「讀書無用論」一樣，都是干擾「教育革命」的「反動思潮」。（註二五）

這類論調，確已發展成爲一種思潮，在大陸知識份子中普遍地、不斷地泛濫着。這種思潮，其對於大陸的文化教育，必將產生深遠的、不良的影響和後果！

註一 引自廣州「中山大學東風派紅衛兵」五十七年出版之「三十四個爲什麼」小冊。

註二 見五十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三 見五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四 見五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共匪上海「文匯報」社論「把教育革命抓緊」。

註五 引自「他們幹得好——記工農毛澤東宣傳隊到中山醫學院執行任務和作法」

務」一文，見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出版的「廣州紅代會」報。

註六 五十八年二月九日共匪江西人民廣播電台廣播。

註七 見五十八年二月四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八 見五十八年三月五日共匪「光明日報」。

註九 引自「急驟、坐等、還是促進？——如何正確看待知識份子」一文，見共匪「紅旗」雜誌五十八年第二期。

註一〇 引自「對知識份子再教育是一個極大的問題」一文，原載五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共匪「新安徽報」，二月二十七日共匪「光明日報」轉載。

註一一 引自「政治思想戰線上的一個新課題——做好『可以教育好的青少年子女』的工作」一文，見共匪「紅旗」雜誌五十八年第三、四期合刊。

註一二 見五十八年三月十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一三 見五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共匪「光明日報」。

註一四 匪「新華社」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電。

註一五 見五十八年三月五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一六 見五十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一七 同註一三。

註一八 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共匪「光明日報」。

註一九 見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共匪上海「工人造反報」。

註二〇 五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香港時報」報導。

註二一 五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台北「中央社」敵後消息。

註二二 引自毛共「復旦大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黃忠祥（音）文章「管頭管腳好得很」，五十七年十二月十日共匪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廣播。

註二三 見五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二四 見五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共匪上海「文匯報」社論「把教育革命抓緊」。

註二五 見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共匪上海「文匯報」社論「認真總結教育革命的經驗」。